

## 楔子

「啊，這下少了一個手下敗將可以取笑了。」

聞聲，海德·毛瑟放下手上的鋼筆，以和藍色瞳眸同樣冰冷的視線望向來者，充滿雕塑感的五官不帶一絲情緒起伏。

「原來是你，我還以為耳根子終於清靜了。」

「什麼嘛！我看你一個人很無聊的樣子，好心來跟你道別耶！」卡麥隆·柯爾特囂張的雙手叉腰，徹底糟蹋了他那張媲美電影明星的俊美臉蛋，以及跟海德同款的筆挺軍服。

海德瞥了對方胸前被閃電環繞的「Z」字徽章一眼，同樣的徽章也正別在他的雪白軍服上，今天起，他們都將從新人隊結訓前往克里特基地，正式為Z部隊效力。而過去一年的競爭和較勁正式宣告結束，他們將擁有截然不同的未來。

海德將鋼筆和筆記本收進胸前口袋，起身凝視幾乎和自己同高的卡麥隆，卻只撂下一句「那就再見了」。

「喂，你就這樣走啦！」卡麥隆一把攬住他，碧綠瞳眸直勾勾的望著他。「你不留下來拍合照嗎？」

「剛才在臺上已經拍過了。」海德拉開他的手，理了理軍服上的皺褶。

「我是說我們第四十八梯學員的合照……」

「我沒興趣，反正以後也不見得能再見面。」

「呸呸呸！你別亂說。」與帥氣的外表相稱，卡麥隆像舞臺劇演員般誇張的擺擺手。「我們都會長命百歲，就算變成老爺爺了，也會繼續守護這個國家！倒是你，可別太早陣亡，不然我還得抽空去看你蓋國旗。」

「那是我該擔心的事。」

「靠！你是在詛咒我嗎？」明明是自己挑起的話題，卡麥隆卻氣得咬牙切齒。「你等著瞧，我一定會活得比你更久。」

「沒問題，我會『等著』瞧。」

「海德！」卡麥隆還想爭辯，身後傳來的呼喚聲卻打斷他。

海德也順著聲音來源看去，正在向卡麥隆招手的似乎是他的家人和女友，原本還和自己吵得臉紅脖子粗的人，立刻露出燦爛的笑容，朝他們快步走去。

海德看了那修長的身影一眼，隨即轉過身去，遠離他過去一年的對手。

因此，他沒有發覺，在自己轉身的瞬間，對方也向他投以最後一瞥。

## 第一章

「砰—」

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響起，撼動了整座克里特基地。

卡麥隆剛扣下手槍扳機的手也為之震動，剎那間，他不禁懷疑自己手中的「沙漠之鷹」被改造成榴彈砲發射器。

雖然「沙漠之鷹」外型剽悍，強大火力足以擊倒兩百公尺外的大麋鹿，驚人的後座力據說一不小心就會讓人骨折，但也不可能如此誇張。

這裡是Z部隊位於紐約郊區的基地。

為了整合長期分流的軍警體系資源，前國防部長賽門·費南德茲創立了Z部隊，希冀這支精銳部隊如同希臘神話中的強大武器—宙斯雷霆，足以應付各種社會及國家危機，成為國家最強的祕密武器。

也因此，成員全都是出身軍隊或警政單位的精英。

而克里特基地，隱身在綿延不絕的山林中，佔地遼闊，各個單位都擁有專屬的工作區，也具備任何先進軍事基地應有的設備，可以說是最理想的軍事基地，也是部隊成員們的歸屬之地。

但對卡麥隆而言，有人破壞了他美好的一天！

他轉頭張望四周，只見同樣在靶場進行射擊訓練的夥伴們個個面面相覷，也為這場爆炸感到不解。

卡麥隆隨即意會過來，能在守衛森嚴的克里特基地搞出爆炸意外、堂而皇之打擾他們狙擊組練習的嫌疑犯，全世界就只有一個！

「他媽的！」碧綠瞳孔彷彿燃起火焰，他迅速關上手槍的保險，扯下耳罩和護目鏡往桌上一摔，衝出靶場。

「喂！卡麥隆！」同為狙擊組第一分隊的羅伊·夏普，從後方拽住他。「算了啦！他們八成又在測試新武器，我們繼續練習就好。」

「哪有這麼巧，每次都選在我們進行狙擊練習時『測試』？！」卡麥隆拉開好友的手，「我看他們……不，『那傢伙』根本就是故意的！」

不理會羅伊的制止，他快步離開狙擊組的指揮中心大門，接著熟練的往右轉，直接衝向距離不到五百公尺的武器研發中心。

這棟單層建築物佔地遼闊，挑高的半圓形屋頂就像科幻電影的場景般前衛，也是他們的「芳鄰」—武器組第一分隊的巢穴。

至於爆炸的現場，八成就是位在研發中心後方的廣場。

「海德·毛瑟！」站在緊閉的大門前，卡麥隆死命按著對講機，同時用力敲門發洩怒氣。「給我開門！我知道你在裡面！海德，快點開門！」

他敲了好一陣，大門才「嗶」的一聲敞開，他毫不猶豫的跨進室內，映入眼簾的是堆滿各式武器和零件的雜亂工作區，以及埋首於工作的隊員們，沒有人抬頭看他一眼，彷彿未察覺他的闖入。

這些只會閉門造車的宅男。卡麥隆在內心嗤道。主責武器研發的第一分隊一向只顧滿足自己的發明慾，完全不理會他們這些使用者的需求，雖然偶爾也會開發些好東西，但就大部分而言，仍是空有火力卻不堪使用的爛貨！

卡麥隆整理一下在訓練中變得有些凌亂的深褐色短髮，拉整身上的軍綠色迷彩服，昂首闊步的穿越工作區。

他熟門熟路的逕自上了二樓，當他佇立在監測區的門前，原本需要指紋和瞳孔辨識始得入內的大門，已在面前敞開。

而海德那張冰冷、傲慢的臉龐，也隨之出現眼前。

就算穿著寬鬆的灰色工作服，看起來仍像個驕傲貴族的人，全世界大概只有他了。總是梳理得一絲不苟的金色短髮，恍如冰山般冷冽的藍色瞳眸，這傢伙明明有張

俊美的臉龐，卻散發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氣息。

這就是卡麥隆討厭海德的原因之一。

儘管他來勢洶洶，海德的表情卻一如往常般平靜。「什麼事？」

卡麥隆正想開口，卻透過大片玻璃窗，看見底下的廣場已架設了好幾座榴彈砲發射器，也看見一堆被打得稀巴爛的廢鐵……從形狀看來，原本應該是報廢車輛。

「果然是你！」他憤而瞪向海德。「就算你們要進行砲彈測試，也得先經過報備吧！」

「我已經按照程序通報過了，相信你們長官一定有收到公文。」海德轉身走回操作臺前，繼續用他那枝鋼筆書寫紀錄本。

相對於他的冷靜，卡麥隆更加怒不可抑。

「你發公文有個屁用！難道你不知道走一般行政程序要花多少時間？等我們收到消息時都不知道幾點了！」

「公文才是最正式的通知管道，口頭通知或其他方式只會引發爭議。」海德連頭也沒抬。「況且，你們狙擊組行政程序冗長的問題，不該歸責於我。」

「少找藉口了！」卡麥隆「砰」的踹倒一張無辜的椅子。「你就是想惡整我們吧？誰不知道每天早上九點到十點是我們狙擊組的訓練時間！」

海德終於看向他，但眼中沒有一絲情緒起伏。「上頭指示我優先處理此事，我沒有針對狙擊組的意思。」

「不是針對狙擊組？！那怎麼會每次都這麼巧，只要你一接到『命令』就剛好是我們的練習時間？分明是衝著我們來！還有，上次也是上頭『命令』你們研發那些一到關鍵時刻就會卡彈的廢鐵嗎？」

一提起武器，海德微微蹙起眉頭。「我說過，那是因為你們沒有依照建議做好保養工作。而且一碼歸一碼，你不要混為一談。」

「什麼叫不要混為一談這就證明你們故意惡整我們……」

卡麥隆話還沒說完，海德已舉起右手，示意他「停」，但視線仍緊盯著廣場。「我現在很忙，要找人吵架也請你晚點再來。」

「晚點再來？！哈！難道我還要跟你預約吵架的時間？」

「如果可以的話。」海德看了看手錶，「那就十點十分好了，我想我應該能在那之前交出測試報告。」

「什、什麼？」卡麥隆先是難以置信的瞪大眼，旋即放聲咆哮。「約你媽的！你把我當成什麼了？！」

「拜託你別大聲嚷嚷。」海德嫌煩似的掏掏耳朵。

「我就要嚷，你現在就跟我把話說清楚，你到底是對我們狙擊組有什麼不滿？為什麼三番兩次……」

「嘶—」突如其來的噴氣聲，止住卡麥隆的抱怨。

只見海德拿了把玩具槍朝他開了一槍，接著他渾身癱軟，整個人「砰」的一聲往後倒，還連帶打翻好幾箱雜物，黑色粉末飛揚在半空中。

海德趕緊一手拍上卡麥隆的帥臉，一手遮掩自己的口鼻，以免吸入四處散落的火

藥。

就算被打成肉餅臉，卡麥隆仍毫無反應，乖乖躺在地上。

「唉……真會給我找麻煩。」

當所有火藥落定後，海德將最新研發的催眠槍放回寬大的長褲口袋。本想讓吵死人的傢伙閉嘴，沒想到自己也搞得灰頭土臉。

待在擺滿武器和危險爆裂物的研發中心，黏著一身火藥可不是件好事。

他脫下上衣，取來濕毛巾擦拭臉部和上身，再將毛巾連同衣物摺疊好放置在一旁。就算沒有上衣穿，他仍打算繼續進行砲彈測試。

至於那顆災星……由於那槍催眠劑的量調得不高，應該十分鐘後就會醒來，暫時讓他在地上睡會應該沒關係。

回到操作臺前的座位，海德將視線調回下方的廣場，一邊操控手邊的儀器，準備繼續進行榴彈砲發射，但放在「啟動」鍵上的手遲遲無法動作。

最後，他還是起身離開操作臺，蹲在仍睡得像具死屍的卡麥隆身邊，俯瞰他像花貓般一塊灰、一塊黑的睡臉，和散亂的深褐色短髮。

總是生氣蓬勃的碧眸，此刻掩蓋在深刻的眼皮和長睫毛下。

這傢伙如果沒有從軍，鐵定會被挖去演電影或拍廣告，前提是不需要他開口說話

.....

海德撥撥卡麥隆的頭髮，觸感比想像中柔軟些。

抖落些許火藥後，海德使勁拍拍卡麥隆的面頰，再攫住他的下巴轉過來、轉過去。

「一臉蠢相。」海德用毛巾粗魯的擦拭對方的臉，卻發現卡麥隆身上的迷彩服也沾滿火藥。

他長嘆了一口氣，伸手解開對方的上衣鈕釦，隱藏在迷彩服下的軀體，平時看起來勁瘦，實則佈滿勻稱而結實的肌肉，胸口和腹部也因為長期的鍛鍊，呈現近乎完美的精悍線條。

這傢伙不僅身高和自己相仿，就連體格也差不多，他本來以為自己會略勝一籌的。帶著些許惆悵，海德稍微扶起卡麥隆，將迷彩上衣從他身上剝除，正準備連僅剩的白色背心也脫掉時，原本在他懷中熟睡的人，突然「啪」的張開雙眼，直勾勾的盯著他看。

海德一時間也愣住了……看來催眠劑的劑量必須重新調整才行。

「你、你幹什麼？！」卡麥隆臉紅脖子粗的推開他，「你為什麼脫我衣服？你為什麼不穿衣服？你想對我做什麼？！」

「你問題太多了，我要先回答哪一個？」海德環起雙臂俯視他，令卡麥隆為之氣結。

「你！你要是敢對我毛手毛腳，我就一槍轟了你！」

見卡麥隆像貞節烈女般迅速撿回地上的迷彩服，海德不屑的冷哼一聲。「我對你一點興趣也沒有，你的衣服沾到火藥，我只是幫你擦掉而已。」

「我、我身上平白無故怎麼會沾到火藥？我想起來了！剛才就是你把我打昏的吧！」

「我沒打你，那是催眠劑。」

「還不是一樣！你竟敢把我弄昏！」

卡麥隆大聲咆哮，但海德只是冷靜直視他，淡淡的說：「因為你太吵了。」

「我哪裡吵了！」

「現在就很吵。」

「你！我今天要是不揍你這混蛋一頓，你還以為我們狙擊組的好欺負！」

卡麥隆出其不意的揮拳，海德憑著本能反應閃身躲開，那一拳擊在操作臺上，連操作把手都給打歪了。

海德的臉不禁微微扭曲，利眸瞪向卡麥隆。「你來真的？」

「當然，除非你向我道歉。」

「道歉？好，等我真的打昏你，我就向你道歉！」

海德也朝卡麥隆正面揮拳，但被對方閃過，並迅速抽手賞他一記肘擊。

沒料到他回擊這麼快，海德被他打中後頸而踉蹌了一步。卡麥隆見機不可失，回身想再給他一擊，反被海德架住頸項往地上攢。

「哇啊一」卡麥隆慘叫著趴倒在地，立刻轉身抵擋海德揮來的拳頭，同時勾住他的頭往下拽，這下兩人的位置互換，變成他由上而下的壓制住海德。

可他的優勢沒有維持多久，海德用膝蓋頂了他的後背一記，讓他再次跌倒在地，還來不及反擊，海德已伸出大掌擰住他整張臉，讓他引以為傲的五官嚴重扭曲，海德同時賞了他好幾巴掌，打得他頭昏眼花。

卡麥隆趕緊格開海德的手，伸長手推擠對方的下巴，讓那貴族般高傲的臉蛋變得齜牙咧嘴，接著趁隙朝海德的腹側揮了一拳。

「嗚！」海德吃痛的彎下腰，卡麥隆起身想將他推倒，但回過神來的海德堅持不退讓，反而扣住他的肩膀，「砰」的把他強壓在地。

「混蛋！放開我！」卡麥隆一邊掙扎一邊大罵。

「閉嘴！」海德低吼著將他壓得更緊，卡麥隆以雙腳勾住他的腰，試圖借力起身，卻都徒勞無功。

「嘩—」這時監控區的門打開了，一名身穿工作服的男性佇立在門口，一看見眼前的景象，頓時張大嘴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海德和卡麥隆也凍結似的停止動作，怔怔望著來者。

雙方大眼瞪小眼好半晌，直到來者尷尬的垂下眼，「對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們在這裡……那個……我是不是打擾到你們了？」

打擾？

海德和卡麥隆困惑的對看一眼，只見他們一個赤裸著上半身、雙手緊扣住另一人的肩膀，一個只穿著拉到胸口以上的背心、雙腳牢牢勾住另一人的腰際，簡直像準備進入「激戰」狀態的偷情者……

「媽呀！」卡麥隆收回腳，率先出手推開海德。

海德也乾脆退開，理理自己凌亂的前髮，恢復一貫的冷靜。「理查，情況不是你所想的那樣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會當作沒看到。」理查·普林斯溫和一笑，無言的表達「我都明白」。  
「畢竟你們從新人隊時期感情就很好，我會幫你們保守祕密。」  
「誰跟他感情好啦？！」兩人異口同聲的反駁，下意識的對看一眼，又不約而同的轉開視線。

「真是莫名其妙！我要走了啦！」卡麥隆胡亂套上迷彩服，穿越海德和理查面前，快步離開。

當那慌張的背影消失在門後，監控區內終於恢復寧靜，卻反而靜得讓海德有點不習慣，也才想起還有一件事必須澄清。

「理查，我和卡麥隆之間真的沒有不可告人的關係。」「我明白了，誤會你們是我不對。」他微微苦笑。「對了，我來是因為隊長交代，請你到他的辦公室一趟。」

「了解，謝謝你。」海德正準備起身，卻瞥見理查神情怪異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你打算……就這樣去嗎？」

海德低頭看看自己赤裸的上身，自嘲的一笑，「我會穿上牛皮紙再去。」

牛皮紙是他們對日常軍服的戲稱，材質硬挺的卡其色布料，有時還真像個牛皮紙袋。

聞言，理查也只是神情曖昧的笑笑，沒再多說什麼。

海德無從分辨他是否真的「理解」他跟卡麥隆之間並沒有任何情愫，有時他甚至猜不透理查的想法。

理查和他同樣任職於武器組第一分隊，雖然在隊上並非起眼的人，但個性隨和，是個很好相處的人，算是跟他比較有交流的同僚。

可能是因為父親是狙擊組的指揮官—馬克·普林斯，為了避嫌，理查總是刻意保持低調，工作上鮮少出錯，不過也不算突出。

相較於理查，不久前和他打得你死我活的傢伙就好懂多了。

打從在新人隊受訓時，卡麥隆唯一的目標就是擊敗他。

或許是兩人的背景，他們一入隊就受到教官和學長們的關注，他們也不負眾望，自然而然成為公開的競爭對手。

他的強項在於豐富的武器知能，組裝、拆卸和研發的成績略勝一籌，卡麥隆則是在武器的使用和射擊成績上領先他。

他本以為從新人隊結訓後，分屬武器組和狙擊組的兩人不會再有交集，誰知Z部隊為加強研發者與使用者的聯繫，讓他們成為交流頻繁的芳鄰。

也害他常受到無謂的騷擾……

喜怒哀樂表現於臉上的卡麥隆，總是為了行政問題或沒盡心保管的武器，特地殺來研發中心與他爭吵，講好聽點是「個性率真」，說穿了不過是個愛逞強又不按牌理出牌的麻煩製造者。

「雖然我並不討厭就是了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沒聽清楚海德的低語，理查問道。

他只是搖搖頭說：「沒什麼，我們出去吧！謝謝你特地來通知我。」

「哪裡。」

兩人一同離開監控區，海德與還有工作的理查道別後，前往個人置物櫃。

換上卡其色軍服，他將沾滿火藥的工作服暫時收進櫃子裡，被打到的腹側還有點隱隱作痛，但回想起卡麥隆滿臉髒兮兮、昏睡在地上的蠢相，嘴角不禁泛起一絲笑意。

其實，他並不討厭卡麥隆，只是有時會覺得煩，煩到讓他想封住他的嘴就是了。

「哈啾一」卡麥隆打了個大噴嚏，放下手上的愛槍，揉揉鼻子。「媽的！是誰在說我壞話？」

「上帝保佑你。」與他一同在靶場進行收拾工作的羅伊雙手合十，咧嘴一笑。「不過你敵人太多了，任何人都有可能。」

「是啊！被你炸掉工廠的毒梟可是排滿一整條九十五號公路，想必他們深有同感。」另一名同僚艾瑞克·羅德里克茲也跟著搭腔。

卡麥隆向這位小山般壯碩的拉丁裔好友翻了個白眼。「我最不想被黑幫老大這麼說，上回是誰光走在路上就把小孩嚇哭了？」

「嘿，是那個小鬼太膽小了好嗎！我哪裡像黑幫老大了？」如此反駁的艾瑞克，嘴角凶狠的抽動一下。

「的確，你只是對他『笑笑』，他竟然就哭了，我真是想不透為什麼啊！」

「幹！卡麥隆！」艾瑞克朝他豎起中指。

「我也幹回去！」卡麥隆回敬他一記。

「拜託你們，要暗通款曲也等回到宿舍好嗎？」羅伊拍拍兩人的肩調侃道，卡麥隆笑罵了句髒話。

「暗通款曲的是你們倆吧！別把我扯進去。」

「幹麼每次都算上我啊？」艾瑞克不甘心的撇嘴。「我才懷疑卡麥隆和那個海德有一腿呢！不然幹麼三番兩次跑去找他？」

「我是去替大家抱不平耶！」卡麥隆立刻揮拳抗議。「是武器狂『三番兩次』找我們麻煩，我才會跑去教訓他。還有，就算這世界只剩我和他，我也絕對不會跟他搞上！」

「是是是。」艾瑞克掏掏耳朵，「你不用這麼激動的否認，身為好友，我們不會告訴別人你暗戀他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就在卡麥隆差點撲上去和艾瑞克扭打時，羅伊用手肘頂頂兩人，暗示他們有人來了。

兩人回過頭去，只見他們第一分隊的隊長—瑞吉·羅倫斯正快步走來。

「隊長好！」

三人同時行禮，瑞吉卻連這一秒都嫌煩似的揮揮手。「卡麥隆，跟我來，動作快！」

「是！」卡麥隆跟好友們交換了不明所以的眼神，隨即小跑步跟上隊長，一同走出靶場。

「隊長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

「總部。」瑞吉回答，催促他坐上已停在靶場門口的悍馬。「我們現在得到司令官的辦公室報到。」

「司令官？！」卡麥隆頓時了解事情的嚴重性，順從的跳上悍馬。

車門才剛關上，前座的司機立刻發動車子，朝總部駛去。

一路上，卡麥隆不再開口問任何問題。如果他們必須去見Z部隊的領導者，代表這件事非同小可，而在抵達司令官的辦公室之前，他不會得到任何答案。

不到一分鐘，悍馬在總部前停下，卡麥隆隨隊長踏進這棟全克里特基地防衛最森嚴的大樓，經過重重關卡進行身分確認，他終於獲准搭上電梯，前往司令官所在的樓層。

穿越肅靜的走廊，司令官的祕書已在辦公室門前等待他們，點頭示意他們可以入內。

兩人不約而同的整理儀容，卡麥隆不禁慶幸自己一離開武器研發中心，就換下被火藥弄得髒兮兮的迷彩服，不然這回又被海德那混蛋害慘了！

「叩叩！」在瑞吉輕敲門扉後，室內傳來一記渾厚的嗓音回應「進來」，令卡麥隆不由得渾身一顫。

瑞吉打開門並喊了聲「報告」，卡麥隆也深吸一口氣，一同踏進辦公室。

剎那間，一股銳利的視線朝他們籠罩而來。

他抬頭看去，端坐在沉穩的黑色辦公桌後方，渾身散發出驚人魄力的軍人，正是以鐵腕作風聞名的Z部隊領導者—戴斯蒙·馬沁克。

由於出身背景的關係，卡麥隆見過不少氣質獨特的軍人和高官，但沒有人能比戴斯蒙更讓人望之生畏。

身為Z部隊的司令官，個性剛烈而強悍的戴斯蒙僅聽令於國防部長及總統，就算面對官僚體制打壓仍不屈不撓，因此得罪不少高官，可他不畏強權的態度，使他頗受國家器重。

聽說這位司令官也是從基層軍人一路奮鬥至今日的地位，許多部隊的教官和成員都是他以前的弟子。

他能記得Z部隊每位成員的姓名、官階及任職單位，甚至連個性和背景資料都倒背如流。而且不光是現任成員，就連已退休或中途退出的成員，他都瞭若指掌。曾有人戲稱他是「馬沁克身分辨識系統」，比指紋或瞳孔辨識系統更好用。

雖然Z部隊的工作極為危險，但他從不輕易犧牲成員們的性命，也誓言會維護他們和眷屬應有的權利，因此頗受成員愛戴。

「羅倫斯隊長、柯爾特少尉，請坐。」戴斯蒙擺手示意他們在右手邊就座，那股審視般的氣氛也隨之消散。

卡麥隆對於戴斯蒙能認得自己並不意外，可就算戴斯蒙是名懂得愛護部屬的長官，他與生俱來的威儀，還是讓人莫名緊張。

他壓抑情緒的起伏，與隊長一同入座。

他們狙擊組的指揮官—馬克·普林斯上校已坐在第一排的位子，向他們禮貌性的點點頭。

但令卡麥隆感到不解的是，一向與狙擊組水火不容的「武器組」指揮官，竟像感情要好的朋友似的坐在他們指揮官身邊。

而且，出現在此的武器組成員不只是指揮官，就連海德那混蛋竟然也來了？！

## 第二章

為什麼麻煩製造者也在這裡？

這是海德看見卡麥隆進來司令官的辦公室時，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。

「想必各位一定很納悶，為什麼我會同時召見兩組同仁在此會面？」戴斯蒙以穩重的嗓音一語道破雙方的疑惑。「三個月前，不知名組織在各地進行綁架案，特搜組同仁在海上營救『雷迅』總裁—泰勒·史瓦森時，發現這個組織計畫將大量軍火運送至本土，也已將此案交給武器組接手。」

「是的。」在戴斯蒙的眼神示意下，武器組指揮官麥特·戈登上校接著解說。

海德也很清楚此案，因為他曾參與其中。

僅次於世界第一大的軍火商—凱貝羅斯公司，雷迅在國內是第二大的大型國防合約商，專門研發和製造雷達和感測器等先進的電子系統，因此當雷迅總裁泰勒·史瓦森遭到綁架的消息傳出，等於宣告國內三分之一的戰鬥機和軍艦雷達即將停擺。

特搜組循線追蹤到「波塞頓號」這艘貨輪，丹尼爾·巴雷特和萊恩·格蘭德兩位成員成功找到史瓦森先生，卻同時發現船上裝載了大量的軍火。

他曾運用他們回傳的畫面，見識這個組織即將進行的計畫有多駭人。

這艘貨輪不僅是由傳說中的火力艦偽裝，船上除了各種高科技輕型武器及機槍外，連裝甲戰車和導彈發射架等重型武器也應有盡有，火力之強大，令人頭皮發麻。

原本特搜組打算將這艘移動的軍火庫駛回本土，供他們武器組進行分析，並追查出幕後主使者。不料，敵方的餘黨啟動自動引爆裝置。

「他們炸毀了整艘船，而執意留在船上解除引爆的巴雷特下士，至今仍下落不明。」麥特以沉痛的語氣報告，也道出海德的惋惜。

直到無線電的電力耗盡前，他仍和巴雷特下士保持通話，他可以感覺到這名剛從新人隊調來支援的學弟，有多努力保護這些得來不易的線索。

只可惜他終究沒有成功……

「至於在最後一刻脫困的格蘭德上士，憑著記憶提供我們其中幾艘貨輪行駛的路徑，我們也已針對那些貨輪進行查扣，但查獲的武器數量並不多，而這些只能算是冰山一角罷了。」

「這點你們倒不用擔心，因為接下來你們會變得更加忙碌。」戴斯蒙有如鷹隼般的雙眸掃視全場。「事實上，巴雷特下士今天上午已平安回到總部，並帶回這些移動軍火庫的路線圖。」

「謝天謝地！真是太好了！」

歷經三個月的低迷，如此振奮人心的消息使辦公室內響起陣陣歡呼，海德也終於放下心中的大石頭。

「但如同戈登上校所擔憂的，恐怕這些軍火都已運抵本土，我們面臨的將不是普通的綁匪，而是火力強大的恐怖分子。」

戴斯蒙的發言讓原本鼓舞的氣氛再度沉澱下來，每個人都戰戰兢兢的凝視司令官，聆聽他接下來的指示。

「國防部已經批准這回的任務，代號『三叉戟』。此後，請狙擊組與武器組共同行動，全力追查這些恐怖分子！」

「什……」馬克將驚呼嚥回肚子裡，卻難掩錯愕神情。

就連麥特也像被什麼梗住喉嚨似的望著司令官，不明白為何實戰經驗少的武器組必須加入追查任務？更不明白為何調派來的援軍，竟是他們的死對頭？

無法接受事實的不光是兩組的指揮官，那個老是把情緒顯露在臉上的麻煩製造者，更是誇張的半張著嘴，一臉的難以置信。

海德嘆了口氣。其實看見狙擊組成員也出現在這間辦公室時，他就有預感事情會發展至此。

「武器組的同仁對各種新進武器了解最為透徹，能迅速且精準的加以分析，好即刻找出線索追查。」無視下屬們的反應，戴斯蒙氣定神閒的交握雙手。「而狙擊組同仁擅長攻擊及奇襲，面對這些深不可測的恐怖分子，有狙擊組同仁在，應該能有效率的逮捕他們，也能保護武器組同仁的安全。」

聞言，兩組的指揮官儘管滿臉不服氣，卻也沒再說什麼。

沒有人比武器組更清楚恐怖分子持有的武器會造成多大的災難，再者，經過「波塞頓號」的教訓，遇到緊急情況，確實還是需要武器組的同仁在場處理。

而比起長時間待在研發中心的武器組，每天進行實戰訓練的狙擊組，則更懂得對付恐怖分子、應付各種危險的突發狀況。

然而，兩組嚴重不和的傳聞，司令官想必早已耳聞。

「毛瑟少尉、柯爾特少尉。」被司令官特別點名，兩人心中雖有疑慮，仍恭敬的起立。

「你們是各組指揮官推薦的精英，這回的任務，將交由你們兩位共同執行。」

「是！」儘管兩人同聲應答，海德卻可以感覺到卡麥隆投射而來的視線，夾雜了不甘與埋怨。

「下星期開始，你們將和更多長官挑選出來的精英，進行為期兩個星期的特訓。雖然時間緊迫，但務必做好萬全的準備再出擊。希望你們能在特訓中提升自身不足的部分，也培養與另一組的默契。因為這回的任務……」

戴斯蒙凝視眾人的目光逐漸轉為嚴厲，現場頓時一片鴉雀無聲。

「絕對不容許失敗！」

「真是見鬼了！」卡麥隆「砰」的推開靶場大門，可憐的門板重重撞上牆壁，發出淒慘的碰撞聲，但仍不能削減他的怒氣。「那些宅男真要來我們靶場受訓我是不是該祈禱他們別把這裡也炸了？」

「既然司令官都特別吩咐了，我們也只好接受現實。」羅伊聳聳肩，跟著他走進

靶場。「明天不是換我們去武器組那裡接受武器裝卸特訓？表現友善點比較好，從今天開始，大家就相親相愛吧！」

「去你的相親相愛！」最後一個進來的艾瑞克，頂著他足以嚇哭小孩的凶悍臉孔狂飆髒話。「光想到要跟他們共處兩個星期，我就快要瘋了！更別提之後還要去當那些討厭鬼的保鏢，給我一槍還比較痛快！」

「別這樣嘛！說不定相處久了，會發現他們其實是不錯的傢伙。」一向崇尚和平主義的羅伊努力安撫兩人，艾瑞克仍怒不可抑。

「不錯你忘了嗎？上回武器組花大錢從英國採購來的什麼狗屁『執法官』，害大家比打手槍時還要拚命的擦槍，最後還不全都鏽蝕掉了？！」

「欸，至少我們福大命大，最後還是沒有被恐怖分子沉到波斯灣嘛！」

「不過 L85A1 突擊步槍配有四倍光學瞄準鏡，算是用在夜間突襲的武器中性能和精準度最好的。」卡麥隆不甘心的嘆口氣。「但一遇上氣候不佳就大出包，也太丟人現眼了，武器組的那些傢伙到底有沒有想到這點啊？」

「嘿，真不愧是柯爾特公司的小開，不僅是我們狙擊組的第一神射手，對武器的見解也很精闢吶！」羅伊瞇起眼，伸手搭住卡麥隆的肩，卻被他沒好氣的推開。

「少囉唆，那是我老爸的公司，與我無關。」

「要是我老爸也是出名的軍火商，我也會從小就把真槍當玩具槍玩。」艾瑞克露出羨慕的表情，卡麥隆擺擺手，直說「沒那麼誇張啦」。

但不可否認的是，一般的小男生喜歡看卡通、週末拉著父母去遊樂園玩，他卻從五歲起就纏著父親帶他參觀新進武器的展示會，沒事就泡在研發中心閒晃，完全浸淫在武器的世界裡。

也是「家學薰陶」，從軍以來，他玩什麼武器都很快上手，更是射擊比賽的常勝軍。

或許正因為如此，他第一次見到海德就覺得很不順眼，因為那擁有完美外貌的男人，竟是德國毛瑟兄弟兵工廠上一任掌舵者的子孫。

「反正無論如何，他們敢來就來吧！」艾瑞克扳動手指，將關節弄得「喀啦」作響。「到時我一定會好好『指導』他們一番，不然難消我心頭之恨。」

「可是這回跟我們合作的不是主責研發的第一分隊嗎？」羅伊像個小學生般的舉手發言。「上回搞壞你打手槍興致的是第二分隊，別遷怒到人家啦！」

「反正全都是一堆臭宅男……等等，羅伊，你剛說什麼見鬼的興致！」

艾瑞克才剛舉起拳頭，卡麥隆就以手肘頂頂他。「喂！說人人到。」

「什麼？那些武器組的混蛋果然來了……」

在艾瑞克咬牙切齒的低語中，卡麥隆再熟悉不過的挺拔身影，混在其他比較晚到的狙擊組隊友中，從容自在的踏進靶場。

換下一身工作服，從新人隊結訓後就很少進行實戰練習的海德穿上久違的迷彩服，看在眾人眼裡，竟沒有一絲違和感，反倒像原本就屬於狙擊組的戰士。

一瞬間，卡麥隆不禁回憶起兩人在新人隊時互相競爭的日子……

「早安。」

海德冰冷的嗓音喚回卡麥隆的注意力，雖然他知道這只是對方例行公事的問候，不含任何情感或關懷，仍下意識的回了聲「早」。

至於剛剛還憤慨不已的隊友們，即使依舊滿臉不悅，卻也禮貌性的給予回應。而除了海德之外，其他武器組第一分隊的成員也陸續走進靶場，並秉持最低限度的禮貌向他們道早。

雖然卡麥隆殺去研發中心很多次，但大部分的人他都認不得，因為他們總是埋頭做自己的工作。

唯一認得的面孔，就是那天撞見他和海德交纏……不，撞見他們互毆的理查。此外，儘管理查很低調，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指揮官的兒子，所以不是很敢接近他，不過卡麥隆不吃這一套。

「嘿，你也是成員之一啊？」

見卡麥隆主動走向自己，理查有些意外，隨即露出友善的笑容。「是的，你好。」

「招呼就免了，你聽清楚了，我和那個冰山美人啥曖昧都沒有，你可別給我亂散播謠言。」

一聽「冰山美人」這種形容，其他狙擊組的成員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海德則鎖緊了眉，朝他們走來。

「柯爾特少尉，請你別找我們隊友的麻煩。」

「我哪有找他麻煩啊！只是警告他而已……」

「你放心，海德已經向我解釋過了。」理查介入差點又起爭執的兩人中間。「那天誤會你們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後大家好好相處吧！」

卡麥隆看了看理查伸出的手，心想這傢伙有點像崇尚和平的羅伊，於是也伸手一握，又很快放開。

「我心領了。倒是你們，要不要趁教官來之前先摸摸槍，習慣一下？」

「其實這些武器我們每天都在碰呢！雖然只有測試而已。」

理查苦笑應道，海德卻默默走向擺放槍械的準備桌，拿起其中一把—這比一般手槍還要巨大的銀色槍械，看起來沉甸甸的。「第一天訓練就讓我們用『沙漠之鷹』嗎？」

「是啊！這是我們最近的小點心。」卡麥隆故作輕鬆的聳聳肩，「哎呀，你還行嗎？開槍時可得小心點，別折了你纖細的手腕吶！」

「至少我這纖細的手腕還抱得動你，應該不會有問題。」

「你！」聽出他在取笑自己被催眠後醒來的誇張反應，卡麥隆頓時漲紅了臉，正想反唇相稽，指導射擊訓練的教官已來到靶場。

「集合！」當哨聲響起，兩組人馬彷彿進行比賽般，迅速在教官面前各自列隊。當卡麥隆和海德幾乎同時喊出「集合完畢」後，教官吩咐他們「稍息」。

「依照司令官的指示，從今天起，武器組和狙擊組同仁將共同進行為期兩週的特訓，希望大家能彼此扶持，在有限的時間內提升自己的戰鬥力，也增進彼此的合作默契。」

之後教官繼續說明射擊練習雖然是狙擊組每日的例行作業，但為了協助武器組同

仁盡快進入實戰模式，司令官特別指定這回的特訓以射擊練習作為開場。

「好了，客套話到此為止！」特別為武器組解說一遍基礎的射擊須知，教官的表情轉為嚴厲。「武器組別以為能用很久沒開槍作為藉口，你們在新人隊時期想必也接受過訓練並通過考試，才能成為Z部隊成員，現在只要專心投入練習就沒問題了。狙擊組就更沒藉口表現不佳，要是比武器組的成績還差，我看你們改去掃廁所還差不多！」

教官的發言引起狙擊組哄堂大笑。他們怎麼可能輸給武器組的宅男們？武器組則是不悅的瞪著他們，不甘心被看扁。

「總之今天的射擊成績出爐後，武器組沒有拿到五百分以上的人、狙擊組沒有拿到八百分以上或成績輸給武器組的人，課程結束後留下來多打一百發子彈。再沒達到標準，就給我滾蛋！『三叉戟』容不得這種廢物扯後腿！聽到了沒？！」

「是，長官！」

「練習開始！」教官一聲令下，眾人紛紛走向自己的射擊準備桌前，進行槍械檢查，然後填裝彈藥。

「喂……」艾瑞克側身湊近卡麥隆耳邊。「我看那些宅男們今天就得打包回家嘍！不過要是他們跪下來求我指導，我就考慮讓他們舔我手上的火藥味過過癮。」

「你還真有自信啊！」卡麥隆露齒一笑，將彈匣「喀噠」一聲推進握柄。「但你說得對，我們就來挫挫宅男們的銳氣，教他們見識一下何謂『專業實力』。」讓海德那傢伙再也驕傲不起來！

卡麥隆俐落的拉開滑套，讓第一顆子彈進入膛室，接著舉起手上的「沙漠之鷹」，全神貫注的瞄準前方的靶心，碧綠瞳眸迸射出蓄勢待發的光芒。

他越來越期待射擊成績宣佈的那一刻，屆時他就能看見海德那完美的眉形嚴重扭曲，打破他該死的面具！

然而，十五分鐘後，狙擊組全體成員的夢想破滅了。

「幹得好啊！狙擊組的『精英』們。」在沮喪的狙擊組成員之間來回巡視，教官的語氣和表情極盡嘲諷。「還敢在背後說武器組的人是『宅男』？我看人家連射個紙飛機都比你們強！不！是放個屁都比你們打他媽的槍還準！」

「用不著說得這麼難聽吧……」

羅伊的嘀咕傳入其他隊員的耳裡，但沒人敢附和。

因為任誰都感覺得到，這位長年在狙擊組任職的教官，對他們這群不成材的子弟兵有多憤怒，以及有多失望。

「射擊結束。」

一聽到紀錄者的宣告，狙擊組的成員紛紛望向射擊線上的兩人，可一見艾瑞克垂頭喪氣的退下，原本滿懷希望的目光也跟著黯淡下來。

「現在宣佈成績。」報告成績的人也是狙擊組成員，像是世界末日般垮著一張臉。

「艾瑞克·羅德里克茲上士，九百零五分。海德·毛瑟少尉，九百一十分，海德·毛瑟少尉獲勝。」

「不會吧又輸了喔！」一位狙擊組成員抱頭低吼。

「這簡直是大屠殺嘛！戰況一面倒……」

狙擊組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中，他們本想藉由射擊練習展現雄風，順道嘲笑武器組的人，不料終日與武器為伍的宅男們成績並不算太差。更可怕的是，一個足以和他們狙擊組神射手並駕齊驅的恐怖分子，就隱藏在這群宅男之中！

從一開始的沙漠之鷹對決，海德的成績就超越八成的狙擊組成員，換言之，這些人都得犧牲休息時間，留下來特訓，就連教官都為此瞠目結舌。

但海德本人卻老神在在的表示，因為還不太習慣沙漠之鷹的強大後座力，加上練習時間不多，成績稍微退步了些。

此言一出，狙擊組群情激憤，吵著要繼續進行第二輪練習。

但再次對決後，除了卡麥隆與他同分外，其他人全都兵敗如山倒。

為了免除充滿屈辱感的特訓，狙擊組成員紛紛向海德挑戰，或許基於私心，教官也默許他們這麼做。

偏偏結局是殘酷的，海德不僅未輸過，甚至刻意以些微差距一一擊敗眾人，將他們踹入懊惱與挫敗的深淵。

「可惡！難道沒有人可以擊敗大魔王了嗎？」

隨著艾瑞克的咒罵，眾人的視線頓時轉向他們家的神射手，也是他們唯一的希望。

卡麥隆也不打算讓他們失望，大大伸展了一下修長的四肢，昂首闊步的走向海德。

一看到他靠近，那原本平靜無波的藍眸泛起漣漪，煥發出截然不同的神彩。

而卡麥隆很熟悉這樣的海德，這是從新人隊結訓以來，睽違已久的挑戰神情，也令他莫名懷念。

兩人挑釁似的彼此凝視許久，最後由卡麥隆先開口。「久等了，我想你應該熱身完畢了吧？」

「的確。」

「這樣對決起來才有意思，我可不想贏你太多。」卡麥隆咧嘴一笑，比比身後。

「剛才都是我們隊友佔走選擇權，這回讓你先選吧！你想用什麼決勝負？」

「那我真得感謝你的慷慨呢！」話雖如此，海德的表情卻不見任何謝意。「就用M16步槍吧！算是展現我對對手的敬意。」

「敬意？」卡麥隆冷哼一聲。

M16系列是一種小口徑化的傳統步槍，雖然已在軍中服役超過四十年，也有不少為人詬病的問題，但目前尚未出現任何一種步槍足以全面取代它。

然而，他很清楚海德選擇M16的理由，並不是為了向老兵致敬，而是M16系列，正是柯爾特公司生產開發的自傲之作。

「想不到你還挺黑心的嘛！打算用我家的產品打敗我嗎？」

「不，我只是想證明『不要輕忽你的對手』這個至理名言。」海德冷漠的語氣融入一絲嚴厲。「無論你佔盡多少優勢，也不能瞧不起你的對手，因為說不定有一天，能夠扳倒你、讓你嚐盡苦頭的人，就是你曾經最不屑一顧的人。」

「你到底想說什麼？」卡麥隆漫不經心的挖挖耳朵。「我知道了，你不爽我們瞧

不起你們是吧！我現在不是給你機會平反了嗎？但要玩不如玩大點才夠刺激。」海德挑起單眉。「你想怎麼玩？」

「吊水桶嘍！」卡麥隆聳聳肩。「我們狙擊組受訓時也常會這麼玩，你要是怕輸，現在就哭著退出吧！」

「不可能。」雖然不確定那是什麼遊戲，但只要自己不輸給對方就好。

卡麥隆「啪」的一彈指。「那就這麼決定了，要是我贏了，你就得留下來再射個一百槍，反正以你的速度來說，就算射再多也能很快結束。」

「但要是我贏了，你們就得向我的隊友道歉。」不理會卡麥隆無聊的黃腔，海德嚴肅的說：「以後也不准再用貶抑的詞彙稱呼我們。」

「哈哈，你是說『宅男』嗎？」卡麥隆刻意說出那令人火大的稱呼，招來海德一記白眼，他反而愉快的笑了。「沒問題，一言為定！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

海德握住卡麥隆向自己伸出的手，兩人輪流將交握的手朝自己胸口拉近，代表完成約定，周圍頓時掀起一陣騷動，有人叫好、有人大喊「給他好看」。

眾人不但等著看好戲，也期待自己那方的代表能大大爭口氣。

十分鐘後，在歡呼與噓聲、鼓勵與嘲諷彼此交錯的鼓譟聲中，兩人再度站上射擊線。

海德注視著兩百公尺外造型獨特的「標靶」，再抬頭看看懸掛在自己頭頂的水桶，嘴角泛起一絲嘲諷。

「看來你們的確在訓練上花了不少『心思』。」

「哪裡，拜你們所賜。」卡麥隆一笑，他的頭頂同樣懸掛著水桶。「既然手上握的傢伙不好用，乾脆多充實一下自己隨機應變的能力，也順便找點樂子排遣鬱悶。」

「我建議你們還是多認識一下自己握的傢伙比較重要。」海德左右擺擺頭，活動筋骨，「好傢伙淪落到不識貨的主人手中，也只會被當成廢鐵，不過既然是貴公司的得意之作，雖然常被批評難保養且卡彈率高，但在你手中應該不會被當成『廢鐵』。」

「如果你願意，下回我們也可以用毛瑟步槍一決勝負，我很期待喔！但不管用什麼武器，這場比賽的勝負就能分出哪個『使用者』本身就是廢物。」

卡麥隆自信的擺弄著準備桌上散亂的槍械零件，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。

海德嘴上回應「等著瞧」，卻不禁心想，難道麻煩製造者忘了在新人隊時期，他的武器組裝分數比自己略遜一籌嗎？

這場遊戲有趣的地方，在於他們得從組裝 M16 開始。

從桌上那堆零件挑出 M16 的部分組裝完畢後，再射斷兩百公尺外的鍊條，一旦鍊條斷裂，對手頭頂的水桶就會整個傾倒而下，將輸家淋成落湯雞，勝負也就立判。

不過射擊成績一向是卡麥隆較高，綜觀來看，他們算是站在同一個起跑點上。

但卡麥隆不知道的是，他也每天不間斷的進行射擊訓練，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「喂！你們要打嘴砲到什麼時候？到底要不要開始啊？」連指導教官都等得不耐煩了，卡麥隆立刻舉手宣佈「我準備好了」，海德也跟著應答。

「好，倒數三秒後開始！三、二……」

當教官喊到「一」的同時，海德迅速挑出那堆零件中 M16 的部分，以快到旁人幾乎看不清的動作開始組裝，引起觀眾陣陣讚嘆。

「天哪！那個宅……不，那傢伙超強的！」

「不愧是武器狂，說不定他連閉著眼睛也能搞出一輛坦克。」

但這些談論都沒有傳進海德耳裡，他以驚人的速度組裝好 M16，推開桌上其他沒用的零件清出空間，隨即擺出射擊姿勢。

他全神貫注的瞄準「靶心」，深吸一口氣調整呼吸後，扣下扳機射出第一槍。

「砰—」隨著槍響，兩百公尺外的鐵鍊晃動一下，眾人跟著發出驚呼，有人為他喝彩，也有人祈禱他下一槍落空。

對海德而言，雖然第一槍就命中目標代表有了好的開頭，但挑戰這才開始，如果要在短時間內射斷鐵鍊，就必須持續射中同一個缺口。

換言之，他需要更高的精準度及集中力。

幾槍過後，他在一聲接一聲的讚嘆中，終於射斷環狀鐵鍊的其中一股，在失衡的狀態下，卡麥隆頭頂的水桶也搖搖晃晃，灑落不少水珠，看得狙擊組其他成員膽戰心驚。

「喂！卡麥隆，你還在磨蹭什麼？動作快點啊！」

「他媽的，你想變成落水狗嗎？」

然而，無視於好友們的催促，卡麥隆仍氣定神閒的進行組裝，速度之慢，連一直專注於射擊的海德也不禁起疑。

麻煩製造者絕不會這麼輕易認輸，鐵定是在玩什麼把戲……

「轟—」

正當海德打算停下手邊的射擊一窺究竟時，身旁卻傳來震耳欲聾的砲擊聲，卡麥隆前方的標靶應聲爆開，斷裂的鐵鍊發出「匡啷」的聲響往回抽，並逐步朝海德逼近。

在眾人錯愕的驚呼聲中，海德霎時恍然大悟。

卡麥隆顯然不是用槍打斷鍊條，而是「砲擊」！

「你太卑鄙了！」海德用足以刺傷人的目光瞪向對手，冰冷的臉龐此刻更籠罩了一層寒霜。

反觀卡麥隆悠哉的放下手中那支加掛了 M203 榴彈發射器的 M16，聳聳肩，一臉無辜。

「畢竟這是敝公司的作品，我比『一般人』還懂得『活用』它的優勢，也很合理吧？」

「你！」

「這是回敬你的『敬意』。還有，我也想向你證明『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』這句

至理名言，無論用什麼武器、什麼手段，只有『獲勝』才是最終目的！」

海德還想提出抗議，卻見笑容燦爛的卡麥隆，向自己比出「拜拜」的可愛手勢，而「匡啷」的聲響已抵達頭頂。

於是，就算他再不甘心，最後也只能絕望的閉上眼，任憑上方的水流像瀑布般朝自己傾倒而來。

Crescent